# 阿文成公年譜

# 阿文成公年譜卷九

受業王昶勘定
盧蔭溥增修
第三孫那彥成恭纂

乾隆三十八年

七月初一日

諭曰此時最要之事惟在阿桂即從軍營回至美諾籌辦勦賊事宜第恐阿桂未肯退兵然軍營大局當務其切要者阿桂此時駐守當噶爾拉亦屬無益且又須防守後路徒使朕多一番懸注自六月二十三日以來屢次

諭令阿桂回兵美諾阿桂接奉前旨諒即遵照撤回或留明亮仍駐當噶爾拉或令駐守僧格宗自必妥協籌辦今賊番現佔布朗郭宗等處實爲美諾肘腋之患不可不急速勦除上緊收復其河北科多新橋等處之賊阿桂赴布朗郭宗時即可令海蘭察統兵前往盡力勦殺務將醜類盡殲肅清小金川地面以便屯駐官軍另籌進勦至美諾官寨固屬緊要若阿桂到後即統兵勦復布朗郭宗聲勢甚大而海蘭察又帶兵在河北勦賊軍威更壯賊自不敢輕覷美諾但須派駐精兵留博清額經理一切即可無虞至鄂克什官寨尤爲後路要隘

非已詳悉傳諭令派勇幹將領選撥重兵駐守其地並
防守資哩隘口伊等如能經理得當則巴朗拉一帶軍
臺糧路便得安固今據稱賊已由別斯滿往鄂克什果
如朕前旨所料尤當急為防範其看守鄂克什寨之人
將金川潛往之賊立時殺死亦足以寒賊膽而挫其氣
所有殺賊之人即當查明重賞以示獎勵但帶兵之員
必須速往接應方無後患至軍營糧運最關緊要富勒
渾調集人夫源源接濟甚為得力此時美諾無甚應辦之
事富勒渾不必急於前往若富勒渾已回美諾而阿桂
亦可尅日回兵富勒渾即留駐美諾同博清額辦理諸

務其鄂克什一路現有劉秉恬前往所有巴朗拉一帶
督催糧運諸事必須實力妥辦至海蘭察等稱營中之
兵無器械者甚多劉秉恬現往鄂克什一路糧台查有
剩存軍器即送美諾備用此等固可應急但恐所得有
限不能敷用富勒渾已飛飭軍需局將鳥鎗腰刀鉛藥
等項急速製備即當再檄該局迅速送往以供軍需利
用

初六日

公偕明亮奏言兩金川賊番勾結侵擾經臣 等分
撥漢土官兵過河而南剿洗各寨現在兵力既分

所有山梁上官兵實已無可抽用至現存火藥此
時更應撙節 臣 等飭令將弁須見賊番聚集碉卡
之內或出來行走再爲施放此外不可任意輕費
其多餘礮位於二十日酌令運至大營轟擊色木
則等處之賊 臣 等復思賊番既見礮位運下必料
我兵將撤往他處或乘勢潛來侵擾當卽傳知各
將弁小心防範預備勦殺是夜亥刻果有賊番先
至山梁中間三寶營盤官兵早已預備放鎗擊打
賊番不能前進分爲四股前來侵擾陝兵營盤維
時參將劉輝祖卽督兵放鎗拋石而賊番獰惡異

常帶有板片鋪墊過壕官兵奮力截殺直至二十一日丑刻賊始踉蹌奔竄官兵趕殺共計殲賊八十餘人此次叅將劉輝祖以一百五十人竟能督率奮擊殲賊多人且額受石傷實爲勇往出力臣當即賞給花翎其受傷官兵亦分賞銀兩以示鼓勵查賊番窺伺當噶爾拉大營勢頗猖獗現在各處不時騷擾臣等惟有督勵官兵竭力堵禦如遇賊人潛來多行殲戮稍紓懷慰奏入報

聞

公又偕明亮奏言查各軍營所調之兵歷時已久

而木果木功噶爾拉官兵傷損既多聞所餘不過
數千又新經挫折一時難望其振奮至當噶爾拉
後路綿長賊番時刻覬覦現雖撥兵防守尚覺單
弱本路已無進攻之力他處更無兵可分 臣 等前
於本月初一日籲請添兵五千名為乘虛擣穴之
用此時諒蒙
恩鑒但目下情形又與從前迥異自當通盤計議速籌分
頭再進之兵以定各路合攻之局查貴州陝甘三
省已無可調之兵惟湖南湖北額兵共有三萬六
千若於 臣 等前日請調之二千外再調三千共成

五千尚可辦理其山西本與陝省毗連且該省多山若於近山居住之兵擇其精壯驍健者挑撥五千亦尚可用連臣等前摺所請昭通等處酌撥二千共調綠營兵一萬二千名如蒙

俞允仰懇

勅下各督撫即行挑備分起迅速赴川再此次應用之兵若僅於近省綠營調取不惟不能多得且驍勇亦不似滿兵仰懇

皇上恩准挑派京兵健銳營火器營滿兵三千吉林滿兵四千索倫兵三千發來以備進剿至各項兵丁陸

續抵川尚需時日其如何分路進剿之處恭候

聖明指示再知會豐昇額等將分撥各兵事宜悉心詳議

奏

聞以期迅速再進至木果木功噶爾拉官兵既經撤出而

豐昇額一路現又分派官兵護糧防後亦不能竭

力進攻是以所有賊番力量已全聚於當噶爾拉

一路此時別無官兵可調而豐昇額處亦未必能

派兵前來接應此路但當噶爾拉一路軍糧火藥

存貯尚爲充裕臣等惟有竭此血誠悉力籌辦郎

賊人狡獪百出各處侵擾臣等鼓勵衆心亦尚能

堅守兩三月如有臺站文報阻隔數日之處伏祈

皇上弗廑

聖懷奏入

諭曰阿桂奏當噶爾拉軍營防勦賊匪情形所辦俱合機宜朕心稍慰賊匪敢於如此猖獗阿桂現在鼓勵衆心尚能堅守兩三月其志甚屬可嘉但美諾巳不能守海蘭察等俱撤兵退至月隆阿桂卽在當噶爾拉駐守亦難急圖攻勦而小金川之地又難卽時克復且賊勢方熾我力稍單阿桂自應速由章谷一路整兵而出爲要是以前日一聞海蘭察退回日隆之信卽傳諭阿桂迅

速由章谷退兵且俟新派京兵及續調陝甘雲南湖廣各省綠營兵到齊另籌分路進勦並諭富勒渾博清額會兩會成德帶兵往迎阿桂今復授富德爲參贊大臣諭令先行馳驛兼程赴川如遇新派之西安駐防兵二千及自請赴營之成都駐防兵五百並貴州續調之一千湖南已經起程之二千兵有可帶往者即速帶領前赴章谷迎接阿桂並令色布騰巴爾珠爾亦按程趲赴成都俟有陸續兵到即行帶領由打箭爐前往接應但看阿桂之意不肯輕退者必因營中兵力不足在外又無應援若急於撤兵恐綠營軍心易動而賊人轉得伺

我之隙在後追躡所籌亦是今富勒渾等及富德接續
到彼官軍聲勢漸盛阿桂自當趂伊等到後卽將當噶
爾拉軍營料理周妥與富德等內外夾攻以期整兵而
出回至內地方慰懸注至豐昇額等一路朕心亦深廑
念前諭其移兵往勦大板昭之賊非閻美諾退兵一事
復諭令卽帶兵由丹壩三雜谷一路回至巴朗拉若此
旨到時豐昇額等尚在宜喜則自彼由草布什咱巴旺
布拉克底之境至當噶爾拉軍營較為徑捷豐昇額就
該處現在情形斟酌萬全行之再成德一員前已有旨
補授川北鎮總兵所有鎮遠鎮總兵員缺著阿桂揀軍

營出力之員奏請補授其扎拉芬已照所請補授永州鎮總兵所遺副將員缺現據阿桂奏補叅將劉輝祖男住出力即著陞授長沙協副將以示獎勵至所請調兵之摺於阿桂未經奏到之時已分别派出其山西兵路既遥遠且亦不甚得力自可毋庸調往今通計所調兵共一萬七千軍勢亦可大振統俟到川後阿桂等悉心妥議另籌分路進勦迅奏膚功

初七日

奉

旨調補戸部尚書

十六日

公偕明亮奏言查色木則之旁有古嚕一處令參將富金保帶兵分駐賊番屢次侵擾皆被官兵擊退但緣取水路遙因飭其夜間撤出賊番乘勢來截又經官兵上下合擊殺賊十餘名其往攻色木則之官兵因賊番所據碉座地勢較高雖節次攻撲屢有殺獲但究係仰攻不能得力惟有晝夜嚴防使賊不能截斷僧格宗往來之路再赤爾丹色木壟壟溝卡丫翁古爾壟等處皆與金川接壤雖此一帶叛番均經殲戮其最關緊要之隘口亦經

撥兵防守而其間道路叢雜前後左右在在皆可
偷越　臣等再四思維此時最要事機莫急於撤出
兵丁先防後路不獨現在官兵均可安全無恙而
嚴守各隘尚可以待續到之兵為合力進攻之舉
其後路中有從前已經駐兵者加兵助守其從前
未經駐兵者酌量安設自可無憂疎失且如章谷
吉地等處亦即為綽斯甲布之後路若於此一帶
周防嚴密　臣等與豐昇額信息相通彼此籌辦於
事機尚為有益而險隘可憑之地仍係我兵據任
俟有續到官兵再行先收美諾亦不難於籌辦　臣

等公同酌議意見相同因於二十五日陸續撤兵
分撥於思紐得里翁古爾壟阿㑊及卡丫邦料約
咱索布章谷等處嚴加防守臣等帶滇兵一千六
百名亦於本月初一日親自斷後徐徐撤出現在
翁古爾壟思紐扼要地方暫行存駐悉力籌辦以
為統兵再進之計奏入
諭曰連日盼望阿桂軍營信息甚為懸切因屢諭富勒渾
及富德等速往帶兵接應今阿桂自當噶爾拉軍營將
兵陸續撤出在翁古爾壟等處暫駐朕心稍慰阿桂等
業已全師而出而翁古爾壟至章谷一帶均經嚴加防

守自可無虞逆酋以內地土司敢於如此鴟張尤屬神
人共憤實爲天理所不容惡貫滿盈滅亡必速今已添
派京兵二千吉林兵二千黑龍江兵二千頃據海蘭察
奏又添派索倫兵一千合之西安荊州駐防兵各一千
伊犂額魯特兵一千是八旗勁旅有九千並選能帶兵
之侍衛章京亦數十員又續派之雲貴陝甘湖廣等綠
營兵催令赴川者共萬餘名計其陸續到軍營通計二
萬數百名阿桂即當酌定章程另籌進勦一面妥辦一
面奏聞至豐昇額等一路昨令馳赴阿桂軍營策應今
阿桂既已回駐翁古爾壟等處無庸豐昇額接濟軍營

機宜移步換形不可稍涉拘泥亦非朕所能懸斷著傳
諭豐昇額如未起程卽留駐宜喜軍營以備再進或已
行至中途亦不妨帶兵仍回宜喜並可隨處諭知各土
司以將軍現已整師而出滿洲勁旅及各路精兵十萬
亦俱陸續調派卽日復籌進勦以此鎮撫衆番方為妥
協豐昇額等卽酌量該處情形一切與阿桂札商而行
劉秉恬仍令在巴朗拉一帶辦事文綬卽馳赴成都辦
理兵行事宜並籌辦潰兵以及地方要務其桃關一帶
卽令富勒渾前駐往來照應無庸再赴阿桂軍營
公又偕明亮奏言臣等因賊番蔓延四出前敵既

不能驟撤後路更屬可虞正在籌辦間據前敵屯

土各弁稟稱金川賊番屢來懇求稟話 臣 等思賊

番現既如此猖獗何以復來求稟雖當噶爾拉一

路漢土各兵從不令與賊通言語但以目下事勢

而論轉可藉以窺測賊情當飭將備等嚴加詰問

據賊稟稱我金川係

萬歲爺家舊土司如今官兵百姓們我金川一點不敢侵

犯等語查賊自侵擾木果木等處以來所得鎗礮

鉛藥糧石銀兩器械等物為數甚多業經志得意

滿而又以當噶爾拉官兵向為勁銳近日兩次撲

營及各處打仗俱經痛加殲戮看來未易動搖轉
恐添兵攻剿故為此狡詐之謀實堪切齒且妄冀
大兵從此歇手可以倖逃天誅坐獲小金川之地
其奸惡尤為可恨但此時各路軍營既不能合力
剿洗而當噶爾拉後路險仄綿長如翁古爾壟策
爾丹色木等處一線懸崖鳥道只須數十人據截
雖有多兵不能衝過即如木果木一路官兵二萬
有餘德爾森保一經失事即不足恃皆因後路一
斷漢土官兵慌張潰亂所致今賊番不於此等要
隘坐困官兵而轉來稟話是在賊番已為失計而

在我兵撤居險要現在則易防後路將來仍便於
近攻於事轉有把握臣等公同商酌莫若將計就
計權爲撤出新兵一至即可統率再進爲雪憤掃
巢之策惟是今昔情形迥異且此事關係甚大
皇上自必另
簡大臣來川咨臣阿桂等公同籌辦以定勦滅兩金川之
局奏入
諭曰阿桂此次辦理事事妥協甚屬可嘉已授爲定邊將
軍統辦進勦之事實堪倚任此外大臣等亦罕有能出
其右者阿桂即當實力擔承此事不必稍存疑惑惟進

剿之路不可不通盤籌畫預爲妥定看來昔嶺當噶爾拉及宜喜等三路皆係仰攻未必有益將來再進時此等只可爲牽綴賊勢之用必須另籌妥地以期克捷制勝因閱地圖內金川之噶拉依勒烏圍兩處險隘皆在河南賊番悉力拒守攻之非易若於河北覓可進之路一在章布什咱之境由西而東一在綽斯甲布或丹壩之境由東而西攻其不備自可易於得手若能得其河北之地則河南賊勢自必動搖幷力夾擊便可掃穴擒渠魁期奏績阿桂應卽悉心籌度密詢熟習道路之人就該處山川形勢詳細酌量是否可行卽速繪圖貼說

據實覆奏候朕定奪

十七日

諭曰昨據阿桂奏噶爾拉後路翁古爾壟至章谷吉地等處關係緊要均應嚴密防範因於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初一等日將各營盤官兵次第徐徐撤退親自斷後振旅而出現駐翁古爾壟等語辦理深合機宜朕心實爲欣慰已將奏到各摺宣示中外矣阿桂自聞木果木軍營之信能鎮靜嚴防鼓勵將士當賊番屢次侵擾俱經官兵勦殺今全師撤駐翁古爾壟不獨南路一帶可以無虞並可與宜喜軍營聲息相通以待新調八旗

勁旅及各省精兵陸續到營收復美諾等處另籌進剿金川甚屬可嘉所有隨阿桂自當噶爾拉撤出之兵未嘗非綠旗士卒乃能與賊相持二十餘日悉力拒擊整隊撤回較之溫福營中綠旗兵同受國家豢養一則有勇知方一則迥非人類可見綠旗兵心雖怯懦非盡無良果能調度得宜未始不可以勵敵愾著阿桂傳旨將在事之綠營屯土兵練各賞給一月鹽菜銀兩以示獎勵其中或有身雖在營而委靡不出力者亦當查明抑除毋令濫邀恩賞

又

諭曰阿桂自當噶爾拉全師而出此時大局已定一俟兵力畧振即可收復小金川勦捕逆酋殲戮賊衆並另籌分路進勦金川此皆阿桂應行次第籌辦至溫福軍營失事時衆幾二萬兵數不為不多雖云疎於預防亦何至潰敗若此即緑旗懦卒畏賊驚奔而將領各統所部豈盡漫無紀律聽其相率竄逃致溫福獨領百人衝出歿於戰陣其事為向來所無其理亦太不可解豈因事屬既往竟置不問著阿桂將溫福軍營因何僨事確情查明秉公據實具奏再從前所獲番衆供詞俱稱僧格桑移居科思果木地方僅攜其妾及頭目數人莎羅奔

索諾木皆不與款洽并令其自行謀食相隨賊衆盡皆散去果爾則是僧格桑甚爲失勢幾於自顧不暇何以能與金川逆酋通謀率衆復行猖獗若此其故又不可曉或係所獲番衆捏詞欺飾抑其中另有情由著阿桂訪明具奏至豐昇額等在宜喜軍營原屬三路會勦及聞僧格桑復佔小金川故地溫福軍營失事美諾明郭宗等處亦皆失守不可不急援阿桂是以屢諭急速撤兵令阿桂既退據得地軍氣復伸且章谷等處皆撥兵嚴防與豐昇額後路聲息相通而各土司中如從噶克聾聞知阿桂既出與豐昇額遙爲犄角亦斷不敢復

萌動搖之念並可因以鎮撫綽斯甲布衆心又況其地軍糧充裕礮火堅完再進之圖不煩另起爐竈豐昇額必當仍駐宜喜軍營爲是著再諭豐昇額等善體朕旨妥協行之再此項續調各省綠旗兵共有九千現皆節次起程統計不過八月初中二旬俱已陸續全抵軍營按西南兩路分撥每路可得生力軍四千有餘阿桂審酌情形於各省新調兵到後約可敷用即宜分西南兩路先剿小金川其南路自係阿桂統兵色布騰巴爾珠爾爲參贊西路雖有海蘭察在彼殊不足恃若豐昇額已至巴朗拉即著豐昇額帶兵進剿或豐昇額仍駐宜

喜則侯富德到阿桂軍營後與之面爲講論即令富德由成都取道至日隆統兵進剿如此兩路夾擊賊衆自難兼顧我兵即收復小金川全境盡殲叛逆降番廓清其地並於美卧溝大板昭等要隘各派重兵屯駐令王進泰常青分鎮要處另籌進剿金川則我武既揚聲勢甚盛自可迅速掃蕩賊巢尅期奏績此事乃全局轉關之機甚有關係是否應如此辦理著阿桂悉心妥籌將作何酌辦機宜詳悉覆奏

二十一日

公偕明亮奏言查兩金川賊人自侵軼底木達布

朗郭宗以來牽連肆擾致木果木美諾一帶臺站地方皆不能固守 臣 等經月以來實不勝切齒痛恨晝夜思維以各路大兵進討彼即竭力負嵎不過自救其死何能乘虛軼出猖獗轉至於此實由董天弼本係衰庸疎於防範且不守碉卡另立營盤賊番窺伺已久而各處臺站兵本無多又皆怯懦是以底木達等寨一經失守各處軍臺望風奔潰至該督等查拏夾壩並不於賊番出沒之處督兵擒勦轉照內地緝捕之例分派兵丁於降番各寨逐一搜查以致番衆驚疑生怨賊匪得易於勾

引一處煽動各處皆因而滋擾至於木果木一路每次進攻未曾得利徒致損傷而所拏卡柵零星分布其中僅有十餘人及二三十人者賊番窺破并力於一二處則其餘各處相繼潰散至木果木失事時登春牛廠賊衆尚屬無多惟因散出客民兵夫從此經行兵丁即已不戰而逃而美諾鄂克什相繼失守覈其潰散之由實因兵丁自行逃散並非賊番之力能至於此且據功噶爾拉木果木脫出兵丁供稱賊番分頭搶撲於木果木登春一帶所獲鉛藥鎗礮軍器米糧等項為數雖甚多而

其打仗賊番止有此數實在無可加添即小金川
降番勦殺之餘俱行依附金川亦不過千餘人臣
等一面俟派調滿漢官兵來川一面將續辦進攻
情形通盤籌畫僉將西路各兵設法鼓勵以作其
氣申明軍律以悚其心務在痛勦賊番先清美諾
進掃金川誓必不令兇狡兩逆僥得以倖逃法網
公又偕明亮奏言六月二十九日准豐昇額來咨
詢富噶爾拉一路是否需兵應援臣等以現在南
路防範嚴密可以無庸接應惟西路官兵除新調
黔兵一千數百名僉臣等南路派往千餘外其餘

出來之兵均不足恃新調黔兵應即令赴巴朗拉達木巴宗等處以資防守並已飛咨劉秉恬富勒渾等辦理至臣等前次察看各土兵內聞美諾失事不無觀望並有逃去者當將帶兵之頭人嚴加申飭並傳知該土司土舍等轉飭屬下番人令其感恩出力毋得稍有搖動嗣臣等帶兵殿後撤出見沿途各隘皆有土兵駐守接應始知巴旺布拉克底土司已將得力頭人盡數派出並攢集土兵把守後路其明正土司及革布什咱土都司亦俱添兵接應臣等查其兵數較之原派之數實有多

餘看來各土司尚知報効不肯爲賊番所據茲此
次後路防範嚴密賊番不敢前來窺伺甚爲得力
臣等除量加賞賚外並諭以賊番猖獗如此其死
愈速現在
大皇帝添撥京城及東三省以及各省精兵合力進剿務
在尅期掃滅汝等倍加奮勉自必承受
重恩伊等深爲感悅
公又奏言查從前底木達布朗郭宗等寨爲賊所
佔其時未久自不能即爲堅拒誠如
聖諭上緊攻剿或可期其速得今美諾阨要之地已經失

守而小金川鄂克什地方官兵經年所攻克者均為所佔南北阻絕不通此際情形與從前迥不相同已無分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之路而南路兵力僅敷堵守亦不能更攻開此路至奉

旨令豐昇額舒常由大板昭剿賊之處查收復底木達及布朗郭宗地方自應於别斯滿及大板昭等處分别進攻但此時西路非俟新兵到日不能舉動而各省所調新兵非三四月不能全到現旣未能遽攻底木達布朗郭宗則豐昇額等此時亦尚可無庸移駐致啟綽斯甲布土司之疑計綽斯甲布距

大板昭路途尚為不遠俟將屆進攻之期或仍酌
留舒常在日旁宜喜等處牽綴賊勢再令豐昇額
商量妥辦至滿洲勁旅自較綠營為足恃今蒙
皇上先已派調健銳火器兩營及吉林額魯特兵五千陸
續前來於攻勦既為得力而此時失事之餘軍心
亦藉以自壯臣遵
旨將現派滿洲勁旅數萬添勦之處曉諭各營兵丁僉傳
知各土兵等使共知賊酋勢在必滅庶足以作其
勇往之氣其新調官兵應赴何處備用亦俟籌定
全局後檄知帶兵將領遵照分進

公又奏言昨准海蘭察劉秉恬等將美諾明郭宗鄂克什等處失守情形抄送摺稿前來伏思綠營兵丁本多怯懦而西路又失於撫卹以致人無戰心但自木果木而美諾自美諾明郭宗而鄂克什望風退避處處皆成瓦解其情實堪駭異此時海蘭察退守日隆劉秉恬先至巴朗拉其兵丁踉蹌奔潰之情不知作何光景查自巴朗拉以至美諾此路實爲進勦小金川正路但道路延長其間如斯底葉安資哩鄂克什路頂宗明郭宗形勢均爲險絕是以自前歲進勦以來官兵節節力攻如資

哩攻至三月有餘鄂克什攻至五月有餘路頂宗明郭宗二處亦皆攻至兩三月有餘而賓哩尚以截後而得鄂克什尚係設計而取歷時一載始能逐次開通其大板昭一路董天弼亦攻至三月之久並無寸進直至美諾既破然後底木達布朗郭宗望風而下今此數處既復被賊番佔據則其備禦愈嚴死守愈甚而大兵進勦事宜亦當早為預備 臣日夜籌計不勝焦切又因美諾木坪兩處道路不通文報皆自省城來往動至旬餘於實在消息既難迅速相通且於緊要事宜更難乘機酌辦

伏思當噶爾拉後路險隘之所均為我兵所據如翁古爾壟以前之思紐迤西之真登梅列等處悉已防守嚴密或與僧格宗碉寨相望或據其上游俟新兵調至攻取尚為不難至明亮於此一路甚為熟習自應遵

旨令其帶兵駐守以綴賊勢 臣將各處防守事宜一一督催辦竣輕騎隨從擬於數日內自南路起程馳赴巴朗拉達木巴宗一帶察看情形與諸大臣等亟整兵力熟籌進取之策並與督臣將撥夫運糧接濟等事悉心經理約計爾時色布騰巴爾珠爾亦

抵軍營更可將一切機宜公同商酌再行詳悉奏
聞恭候
訓示均奏入
諭曰阿桂奏覆查辦軍營事宜及陳明賊番滋擾緣由皆與朕節次所降諭旨脗合美臥溝失事之故皆爲董天弼所誤實屬死有餘辜而劉秉恬不早參奏其罪亦無可逭現在添兵易將氣象一新從此舉動順利自可仰
邀
天佑迅速成功阿桂等當實力勉爲之至現籌收復小金川自須仍由西南兩路進攻而西路多係木果木潰出

委靡之兵不可不急爲整頓阿桂親往經理於事更爲有益茲已另諭色布騰巴爾珠爾富德俱馳赴日隆一路與阿桂會商諸事西南兩路何者尤爲緊要阿桂卽同色布騰巴爾珠爾進攻其一路則令富德同明亮進剿至大板昭一路或令舒常帶兵或另派人前往均著阿桂詳悉妥籌悉心調度又前據阿桂奏一闖賊番侵擾果有可疑卽派員解京候訊若降順屬實仍應將其跟役家屬給還另爲安插亦著阿桂妥辦具奏

又

諭曰現在派令滿洲吉林索倫及駐防等兵共九千各省

綠營兵又九千與阿桂請調之數多少相仿阿桂需如
許兵眾作何派撥調度其胸中必有成算此事惟阿桂
是仗就伊所見以此兵力勦滅金川能實有把握否又
今年分勦之當噶爾拉昔嶺宜喜三路俱係仰攻半載
未能寸進大礮轟擊徒耗火藥而兵丁逼近堅碉輕冒
鎗石以致屢有傷損實為可惜雖捨此更無別法然明
知其無益而為之殊非善策攻勦之事以知地利為先
賊番各處豈盡碉卡林立別無罅隙可乘之地阿桂當
及此時留心密訪默籌勝算妥酌密奏再前據溫福等
奏擬進攻共有七路其一路由章布什咱至正地前抵

勒烏圍約三站據稱此路稍平其一路從綽斯甲布之俄坡至勒烏圍僅兩大站據稱路近山平行走較易此兩路何以未用是否如原奏所云抑另有情形并著阿桂一併查明覆奏至新擬進剿之路或有緊要機宜以襲攻其無備尤須愼密籌辦不可絲毫漏洩

二十九日

公奏言臣前奉

諭旨科多新橋等處賊衆甚多且係阿桂後路必須盡行勦洗臣查六月初三初四日接到劉秉恬等來札即撥侍衛章京將領等帶兵接應彼時原以溫福

劉秉恬後路如果難通當擬親自帶兵前往勦殺
嗣於初五六等日連報科多新橋等處均被搶掠
則是河北路已截斷又聞鳩瑪爾里等寨降番均
有動搖則河南之路亦俱梗塞除分遣官兵勦殺
外其色木則古嚕僧格宗等處賊復合力肆擾而
當噶爾拉山梁不時乘夜偷刦是時臣營盤內只
剩川兵一百七十名實已無兵可抽足以開通科
多新橋之路而西路正當失事之後傳言日多衆
心滋惑臣斷難移動且美諾及鄂克什同時失守
兩金川賊番全力聚於南路後路綿長雖有防兵

處處單弱可虞此臣從前不能分兵前往美諾等處之實在情形也至於南路一帶西山梁後則皆毗連金川東山梁後則與小金川之汗牛相接羊腸一線百餘里中皆係小金川賊徑與金川在在可通其中險窄異常者有數十處只就其最緊最要之隘口量撥官兵防守卽如僧格宗一處係在納木覺爾宗溝口以北地居色木則山崖之下三面皆有賊人誠如

聖諭兵少則於事無濟兵多則兼顧較難現將恩組翁古爾壟甲爾木眞登梅列等隘派兵佔住則將來進

取僧格宗亦易於得手臣在南路日久所有巴旺
布拉克底章布什咱明正各土司相習已慣駕馭
已熟伊等亦頗爲心服并以臣爲可恃是以各土
司仍多派兵協同防守初無觀望之處今臣於分
兵防守後所有頭人番衆甫經寧帖尚宜示以鎮
靜加意撫綏臣現將
大皇帝業已撥派各省精兵數萬并調入旗勁旅數萬前
來務將兩賊酋一并誅磔反復開導察看數日來
伊等情形俱安帖又告以本將軍此行要與各路
將軍大臣面商必滅金川事宜約計往來爲期兩

三月不等汝等果然盡心守禦如有賊衆滋擾卽

行勦殺

大皇帝必重加

恩典與本將軍身在此間無異伊等聞言始皆欣喜放心

臣於十五日起程馳赴省城將趕辦舊兵軍裝器械新兵分路遄行之處與在省督臣商定卽由桃關出口前赴西路軍營亟為整頓僉議定道路候

新兵一到奮力前進奏入

諭曰阿桂奏飭諭各土司以天朝新添滿漢精兵數萬務在必滅金川俾安番衆之心僉可仍資其力甚屬合宜

至所稱新兵漸集應分三路進取此時先須收復小金川自當如此籌辦看此三路中鄂克什既爲正路尤關緊要且日隆等處現有之兵多係潰退之餘心多怯懦尤不可不亟爲振作鼓舞以期奮勵阿桂自應在此一路領兵令色布騰巴爾珠爾爲參贊大臣其别斯滿一路令副將軍豐昇額統兵以海蘭察爲參贊帶兵進攻至南路統兵尚須副將軍一人如阿桂因明亮在營辦事年餘於各土司已能駕馭可勝此任卽令明亮爲副將軍富德爲參贊大臣若阿桂以富德久經練習於統兵之事相宜卽令富德爲副將軍明亮爲參贊大臣帶

兵由河南一路攻打美諾惟在阿桂熟思妥酌總期於事有益據實奏聞請旨其攻打美諾似當從後山由上壓下前已於圖內貼說諭商阿桂當臨時酌量妥辦至進攻鄂克什之兵一經攻得亦應量度彼時情形或即進取明郭宗與美諾一路會合或明郭宗已經克復即并攻底木達布朗郭宗亦為甚便總在阿桂相機妥酌而行又所稱綽斯甲布一處酌留大員攻打益為牽綴金川之勢現今宜喜軍營仍令駐兵不動以鎮撫綽斯甲布兼就所有糧臺礮局在彼防護以待分路進剿金川之計自為一舉兩得今豐昇額既令往別斯滿一路

統兵其宜喜軍營自當令舒常在彼駐守昨已諭令五岱馳赴豐昇額軍營豐昇額往別斯滿進攻時或帶五岱或帶馬彪同往聽其酌量帶用其大板昭一路前恐僧格桑尚在小金川自當派兵斷其歸路令阿桂又聞其已回金川若果其言可信大板昭係通金川之路只須於要隘派兵防禦即無虞賊人軼出滋事設或僧格桑仍在小金川則大板昭仍須派員帶兵堵截勿使竄逸亦在阿桂確訪行之又新調黔兵一千屢經傳諭令赴豐昇額軍營備用今據文綬奏頭起黔兵於七月十六日到省已照阿桂所奏陸續赴西路聽用等語計此

時可抵日隆自不應調往宜喜致令往來僕僕想阿桂到彼必能妥辦若阿桂未到時黔兵業已啟赴宜喜亦卽聽之若留而未行則令阿桂於湖南雲南兩省兵量其先到川省者派撥一千速赴宜喜其西安荆州滿洲兵亦就其先到者撤一千往宜喜豐昇額處添此二千新兵亦可敷用俟將來分路進勦金川應撥若干赴綽斯甲布一路阿桂至時再行酌辦至現在收復小金川三路進兵每路應添派兵若干俱著阿桂妥酌派撥

公又偕明亮奏言查金川狡惡異常臣等詢問脫出之土兵等均稱賊酋兄弟侵佔底木達布朗郭

宗郎挾僧格桑同來至一得各處隨派金川賊目
監領小金川番人一同駐守及窺伺當噶爾拉亦
與僧格桑同行比至回巢之日將金川賊衆分守
各隘仍挈僧格桑以歸且聞賊酋兄弟此時待僧
格桑雖照常給與口食而其左右已盡換金川之
人是賊酋令僧格桑來至小金川故地不過爲勾
煽降番之計其實已將小金川自行佔據而視僧
格桑如腐鼠孤豚賊酋於西路一帶所得銀緞鉛
藥馬匹糧米物件爲數甚多小金川全境除僧格
宗以南尚爲我兵駐守外其餘已均被佔業經遂

其所欲且當噶爾拉後路均駐多兵如來滋擾斷
難得利因思與其盡力死鬬不如詭詞懇求希冀
天朝萬一撤兵便可保其所有並可永佔小金川地且以
此誇壓各土司鬼蜮伎倆實堪痛恨據各土司頭
人等稱
天朝力量之大賊酋原所深知今已志得意滿自不肯再
為速禍之事或獻出僧格桑以求免死亦未可定
如果誆出旣可先行誅磔逆酋以快人心而小金
川亦更易於收復將來攻勦金川亦辦理較易等
語查各土司等志在必滅金川以除後患而於臣

等不滅金川不休之心俱能深信不疑故有此請
但此時總在整我現在之兵力以候新兵之續至
臣等現將分路進搗機宜竭力籌辦務期擒馘兩
酋勦洗醜類奏入報
聞
八月初二日
諭曰阿桂著授為定西將軍將內閣所貯定西將軍印交
兵部迅速由驛發往給阿桂行用其定邊將軍印即行
繳回
恭錄

御製詩

軍報

軍報七千里十餘日馳至雖悉心裁酌彼處形又異是在領兵者相機為進退於古有名言軍情弗遙制令宜喜還師意因援阿桂初木果木軍營失事海蘭察等尚駐兵美諾與阿桂聲息可通方冀開其後路會勦逆賊及聞美諾亦失阿桂以孤軍𨻶駐當噶爾拉賊益鴟張而外無策應深切憂懸雖屢勅大臣等候續調之兵到川擠以往援猶恐遠不及事計惟宜喜軍營距當噶爾拉稍近因迅諭豐昇額等速統兵擇路赴援持重弗肯還詳陳彼地勢阿桂亦已出而無意外事據險圖再進先因收勦底木達布朗郭宗之事令豐昇額督兵赴大板昭斷賊歸路既乃令其往援阿桂及豐昇額接奉赴勦大板昭之吉已聞美諾失守因計議謂去亦無益且恐倉猝移營軍儲不暇保護僉致綽斯甲布土司覦伺生心設有

疏虞後圖難計奏請仍駐宜喜以資控馭迨奉往援當噶之旨又以已得阿桂信後申前說豐昇額後次奏摺未至而阿桂已奏自當噶爾拉復全師而出退據翁古爾壟為再進計且已於卡埡至章谷嚴密周防余懷始得稍慰

兩路均吉利覘若違吾旨實乃合吾意當此軍書絡繹宵旰運籌每有所見輒為隨宜指示然郵函馳往最速亦旬餘始達軍事移步換形况料敵於六七千里以外豈能必其始終不爽往往有傳論甫數日續接奏又復迴不相侔深慮其拘泥貽誤故有似遵吾旨而不當事機似違吾旨而深合吾意者惟在將軍等之臨事斟酌不意豐昇額舒常初膺委任竟見及此深為嘉慰有臣而若此實為國之瑞

温福吾舊臣僨轅翻禍致一慶一以懲憤懣刻甫遣勁旅僃重征温福之失固因不得人心而又漫無措置然實因不用滿洲兵致為綠營懦卒所誤今簡派健銳火器兩營及吉林索倫旅荊陝駐防精兵遄赴營以期整旅復進迅滅金川剿逆洗深愧阿桂奏現今馳赴日隆一帶整頓舊兵籌度收復小金川仍分西南兩路進剿之事並動定分剿金川進兵道路志在必掃賊

巢務擒賊僧誅殄以雪憤恨因舉軍營重務悉以委之爺
捍順治年間愛星阿所佩征緬得勝之定西將軍印授之
竚望早衆正天助順大舉期功遂
馳捷奏

初三日

公奏言番地山高路險一夫當關之處隨在皆有
當噶爾拉軍營深入賊境幾二百里賊若據截後
路一兩處官兵即難得出是以不得不就目前情
形酌量撤出另為整兵復入之計今自思紐翁古
爾壟距章谷倘有五站此一帶內如真登梅列甲
爾木以及木壟泥壟噶爾金約咱扎哇窠卡了邪
科索布大寨章谷等隘口分兵防守較之上年更

爲嚴密賊酋既難施其鬼蜮伎倆而一俟應進之
時卽可前進恢復不必另籌接應臣已行文色布
騰巴爾珠爾富德富勒渾等毋庸前來俟臣面見
時再爲籌辦至富勒渾等前稱續調黔兵一千名
約於日內可抵省城臣卽令其趲赴日隆等處是
西路防守有資亦可無虞搖動非豐昇額已將不
須撤兵之處詳悉具
奏惟是此次賊番於木果木及美諾等處獲有大礮
所得火藥更多現當驕恣之時竟爾運往施放亦
未可定或將山梁上最近賊碉之營卡暫爲收進

蓄銳養精俟新兵到後各路齊力大舉似更得要

并以密札致豐昇額聽其酌辦再五福前奉

諭旨令其馳赴大板昭現又奉

旨令五福仍駐丹壩查丹壩所駐官兵雖少而此一路與

綽斯甲布軍營實有犄角之勢且進兵時固須先

定小金川而日旁宜喜等處亦不可無兵分剿以

為牽綴之局五福現已遵

旨仍回丹壩駐扎是今各路大局均已粗定總惟上緊整

頓西路舊兵並通籌全局議定道路俟各處新兵

到日尅期迅進以成擒渠搗穴之功奏入

諭曰現在收復小金川之舉西路尤爲緊要而西路又分鄂克什別斯滿兩路其中通賊徑隘極多自非阿桂帶兵不可而別斯滿一路或令豐昇額前往或另派妥員昨已諭令阿桂酌辦其南路情形現據阿桂奏眞登梅列甲爾木以及緊要隘口均屬我兵據守一俟應進之時卽可前進恢復看來南路進攻尚易前已諭商阿桂或將明亮爲副將軍富德爲參贊或以富德爲副將軍明亮爲參贊令其妥酌覆奏定奪是南路統兵之人亦有定局且明亮於彼處路徑已熟阿桂尤當在西路及早調度約計新兵到營足敷派用卽可會期進剿專盼

捷音又據奏上緊整頓西路舊兵益通籌全局議定道路尅期迅進似將來應進之路阿桂胸中已有成竹朕意今年所攻之當噶爾拉功噶爾拉兩路賊人守拒甚堅若再從此兩路進兵仍屬無益卽宜喜軍營亦未能得力此三路只可為牽綴賊勢之用究須另覓別路進兵就圖中形勢而論三雜谷及黨壩似較易進不知實在如何或此外更有勝於此路者諒阿桂自必籌之已熟軍營一應機宜朕惟阿桂是倚阿桂亦更無可諉惟當密為妥籌迅速具奏以副朕望

初四日

諭曰適因賊人由底木達奪取布朗郭宗搶掠將軍等北路驛站木果木軍營失事阿桂一路不知如何朕甚廑念特令伊子阿彌達將阿桂八字寫出著善卜之人詳視據稱命運現在正旺今派阿彌達省視伊父卽將所看八字帶給伊父看視

上於熱河召見阿彌達

諭曰爾父整師出於翁古爾壟甚善朕甚欣悅爾父若不出日後如何辦理爾今往視爾父今事已如此直不可止今若停止豈不貽笑於人乎此事難處朕亦確知惟是既不可止究竟如何辦理如何計策俟抵彼處詢問

爾爻爾爻若留爾於彼爾即駐彼遇有應奏之事交付
於爾迅速旋回若奏摺難言之事俟回來之日口奏可
也

初七日

公奏言七月二十一日 臣 抵黃泥鋪適富勒渾遵
旨前來接應並順道查辦糧務人夫據富勒渾送閱海蘭
察等咨文博清額會爾會已帶兵五百名由木坪
一路前來策應查 臣 南路官兵業已阨據險隘以
備整力再進並無需於接濟而西路官兵屢屢奔
潰實未可恃是以 臣 令將續到黔兵一千名亦派

徃協同駐守所有此項官兵五百名 臣 已令博清額等仍由原道回赴西路軍營至此次所調滿洲官兵入川 臣 過省時與文綬等面爲籌酌務使地方不擾而官兵行走仍無虞於阻滯奏入

上嘉之

公又偕富勒渾奏言賊番自跳梁以來南路章谷一帶後路綿長是以 臣 富勒渾派撥川兵三百名新兵二百名僉於民壯內揀派四百名遣赴軍營聽候調用今 臣 阿桂已將章谷各處防範周密其自章谷以至打箭爐皆明正土司所屬只須於現

有兵丁之外酌添以資守護惟查葦布什咱地方多與賊境毗連雖有漢土官兵千餘名分布防守聲勢不免單弱而丹東一處東接吉地西通綽斯甲布之木池該處原有之兵亦爲太少 臣等即將川省新兵二百五十名交原領之遊擊程萬年帶往丹東協同駐守庶可以絕賊人窺伺而於綽斯甲布軍營通章谷一帶之後路亦更爲有益至打箭爐雖距兩金川稍遠兵尚隔明正巴旺布拉克底葦布什咱各土司之地但係軍營往來咽喉當此軍務殷繁現存之兵實不敷用應於撥打壯丁

四百名內派二百名交泰寧協副將晗廷樑留於
打箭爐與各兵一體差遣巡防其餘二百名添派
於章谷以內各糧臺同原有之兵實力防護至此
後應派南路之新到官兵臣阿桂謹遵
旨酌撥於打箭爐及東谷剛察茂紐等處暫爲存駐俾伊
等就近支糧既可稍省輓運之費而一旦調撥亦
爲容易且於後路一帶兵勢更爲壯盛至甲金達
一處近經臣富勒渾於調到新舊兵內派往二百
五十名防守但甲金達距賊尚遠而山下牛廠一
處近逼小金川本布爾桑岡更爲緊要海蘭察等

雖已撥兵防駐爲數不敷臣阿桂已面交博清額
曾爾會令其經過甲金達時查看情形將此項新
舊兵二百五十名卽改撥于牛厰併力防範奏入
報
聞
十三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富德奏言查現調各省大
兵接踵前來自當乘此銳氣俾其及鋒而試但進
兵之始務須先操必勝之算則兵氣始揚以此時
軍事而論自當先辦小金川而進剿小金川自當

以路頂宗鄂克什明郭宗為正路其右山之兜烏
左山之策卜丹稍遠之本布爾桑岡再遠之別斯
滿大板昭等處皆可進兵然路多則需兵更多今
於一路之中酌分兩三路自不可少皆需新兵應
用計所調各省綠營兵除調黔兵一千名外共有
八千名 臣阿桂悉心核算南路官兵共有一萬二
千餘名若再加四千似可敷夾擊之用而西路官
兵當此潰散之後即再加四千名尚恐不能得濟
現在續調黔兵一千名計至八月內即能陸續抵
營俟 臣等齊赴達木巴宗日隆一帶審察形勢并

訪問于熟悉路徑之人悉心公同籌議再行具奏

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此時自當先辦小金川以路頂宗鄂克什明郭宗爲正路等語與朕所見適合此路旣關緊要自當令阿桂在彼統兵進勦而以色布騰巴爾珠爾爲參贊至南路副將軍必得妥協之人方于軍務有益明亮在南路軍營二年於將士等接洽地勢番情亦皆諳習自應令明亮爲副將軍富德爲參贊一同進勦至所稱之右山兜烏左山策卜丹稍遠之本布爾桑岡再遠之別斯滿大板昭皆可進兵等語此等皆係西路軍營之

地于其中酌分數路並進自不可少前因別斯滿一路就圖而論可通美卧溝底木達等處似為尤要會諭合豐昇額在彼統兵而合海蘭察為參贊豐昇額現駐宜喜以便將來進剿金川自不必復行調動當於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二人內酌擇一人在彼帶兵著阿桂悉心妥酌具奏至所稱南路官兵一萬二千餘若再加四千可敷夾擊之用而西路官兵當此潰散之後即加新兵四千尚恐不能得濟等語是阿桂猶以兵數為不足但彼止就陝甘滇楚之八千兵而計其新到續調之黔兵一千又先到營之黔兵一千尚未算入又西安荊

州駐防兵三千亦可陸續到營又成都自願隨征之駐
防兵五百應已早往通計共一萬四千五百名除酌撥
赴軍營應用外尚可存兵一萬三千餘名就西南兩路
兵數多寡核計分撥似現在收復小金川已足敷用原
可不必俟京兵到齊再辦仍着阿桂實力妥籌即行奏
聞

十四日

公奏言據官達色稟報大板昭一帶陸續脫出官
兵五百餘名大半均無器械已令其將各兵送至
桃關俟辦給軍裝器械再赴西路仍令各歸本隊

並查明此項兵丁有無傷病不宜留營或係在大
板昭一帶防守被遮或即在木果木等處潰散致
拘賊境是否在海蘭察等所查未出三千餘名之
內均須逐一辦理奏入
諭曰此等兵丁從賊境脫逃大率膽怯心驚不堪復用且
其中必從木果木軍營潰散者多著交阿桂逐一確查
如其中有在木果木倡逃者查訊得實即應正法若係
潰散之衆亦當照前旨分省發遣即或實係傷病並非
打仗者可比不得復援隨征優䘏之例自當發回本籍
革退名糧不必官為資送並不當令其子弟等補缺阿

桂務須確實嚴查分別妥辦

二十日

公奏言臣於八月初六日行抵日隆軍營卽將在營各項官兵親行查看伊等聞知回營兵丁現在查辦不敢更萌希倖之念人心已爲稍定但察其精神力量尙無振作之氣臣親諭以兩金川如此兇狡罪大惡極若苟且姑容必爲邊隅大患我

皇上用兵進勦實出於萬不得已今兩賊首肆其狡謀致將軍大人將備兵丁傷損豈可不爲之報仇雪憤如何尙思受降了事且卽受降賊又何肯再不滋

事汝等官兵內原屬勇怯不齊然自攻開巴朗拉
以至進勦金川直抵功噶爾拉木果木等處亦曾
屢次打仗出力今汝等自思此次所見賊人實有
幾何何以望風奔潰遽至於此况南路官兵亦係
緑營所以撤出時不至損失者皆因恪遵紀律不
肯潰亂之故今汝等如此不但多有損傷抑且顏
面全無前功盡棄豈不愧悔雖汝等出兵日久誰
無家室之思我
皇上深為垂念是以節次加賞錢糧且將受傷殘廢之人
以及陣亡兵丁之妻子屢次

恩施格外汝等具有人心當深知此事實有不能歇手之勢現在

皇上又派八旗及緑營兵數萬分道會剿汝等惟當各矢奮厲共切同仇之念早滅賊酋承受

恩典臣以此再三曉諭各官兵等亦不覺爽然若失且有懸赧落淚者其大臣侍衛章京及緑營鎮將臣面責以大義伊等亦俱慙懼無地不能更措一語惟是各省各營兵數現在帶領者多非原管其一切檔案又復無存是詳悉清釐殊屬非易現在上緊趕辦以期兵丁整肅可用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查豐昇額等所駐宜喜軍營雖係金川地界其後路均在綽斯甲布境內論此時情形該土司斷不肯令賊番繞出佔據其地侵截大兵後路但賊番狡惡異常亦不可不加意防範查西路滿兵據副都統書麟報稱已帶領前四旗兵一千迅速行走現將抵省臣已行文文綬等即令將在前之一千名徑從雜谷腦一路迅赴綽斯甲布軍營至滇兵內先到之一千名即派副將巴福書迅速帶往宜喜日傍以資防勦並令將先到之陝甘

兵一千名接赴綽斯甲布軍營庶聲勢倍為壯盛
至在後之滇兵一千名 臣 思南路軍營本有滇兵
三千去年節次打仗間有傷損今若添此生力兵
一千名協同攻勦則舊存之兵氣勢倍增自必更
為得力其西路新舊黔兵約尚有四千餘名並無
提鎮大員統領常青向在滇省屢帶黔兵應仍令
其來赴西路以供督率奏入
上嘉之
公又奏言 臣 接奉
上諭翁古爾壟至章谷一帶均經嚴加防守自可無虞惟

僧格宗一帶派何人帶兵往守抑令撤兵退出之處詳晰覆奏又據奏金川逆酋尚敢差人連次具稟實為可惡可恨閱其來稟顯係自矜得意實堪切齒 臣查僧格宗在納木覺爾宗之東北包納木覺爾宗溝口前往北面皆係一線懸崖南面即係大河過河即係達實嘉榮寨賊人在河南放鎗皆可及於河北路上七立克齊受傷即在此處且色木則山高據僧格宗北面之上賊番盤踞頗多鎗石亦可及於路上而新橋科多之賊因可自北直抵該處其鳩瑪爾里等寨未盡餘孽亦可渡河來

擾三面均爲受敵向南一路又因納木覺爾宗溝口易於截斷噶爾拉官兵一撤僧格宗勢難駐守臣因將火藥鉛彈先行運出餉鞘銀兩亦飭運送章谷收貯所存糧石令官兵儘力裹帶並酌賞各土兵至七月初一日令舒景安張玉琦等帶領官兵同時整旅而出並無傷損至金川賊番獷惡異常且索諾木幸其兄弟同來噶爾拉合力侵截特因官兵强勁賊番舍死力鬬連被殺傷因而轉來投稟臣當時窺測賊情非爲將來乞降地步即俟我官兵撤退時稍露驚慌便可從後衝壓其

計不出此兩端彼時　臣　若置之不問帶兵鏖戰諒

賊亦未必遠能攔截但若且行且戰則傷病兵丁

斷不能兼顧且從險仄一線中衝出官兵損傷必

多而火藥鉛丸軍裝等項亦歸全棄是以萬不獲

已將計就計先挐任各處隘口令官兵徐徐撤出

臣　屢以兩金川不可不滅自去年以來節經陳奏

均荷

聖明睿鑒今又見此猖獗之狀痛心切齒實除一併勦滅

之外更無他意

公又奏言查金川索諾木弟兄嗾使僧格桑勾結

降番侵佔故地原不過欲緩大兵進剿之局及得志之後所得之物盡數據爲已有而小金川之地亦即派其頭人番衆監領守禦即如索諾木回巢之日仍挈僧格桑以歸則其竟爲吞佔之計已屬顯然但路頂宗鄂克什等處離其巢穴既遠以金川番人守小金川之地亦不能如自顧其家自守其地之死心專力而小金川降番之復叛者其在美諾以東人數尚較多而美諾以西所存不過十之三四且代金川守小金川之地又不如其從前自守之堅此時若欲稍圖克捷正自非難但能取

必期於能守今西路官兵渙散之餘全不足使卽
續調之貴州兵二千名除派往南路六百餘名外
其餘雖經打仗而自美諾出來亦經隨衆退散所
有軍裝鍋帳亦未齊全完整若將此等官兵遽行
攻打搶得一碉一卡旣不能奮迅直進而轉致賊
番於各險要處上緊隄防則雖滿漢官兵齊到轉
需節節力攻卽如資哩一處現在設有卡兵其舊
時碉座至今亦未修整原無難帶兵往駐但從前
撤出時若卽駐兵於此賊轉無從窺測今撤駐達
木巴宗已及數旬忽有大兵往屯其地賊酋必疑

卽日進兵反益促其預備莫若此時揚言於衆以軍營兵力不齊須俟冬間各處精兵全到後另籌進剿使互相傳播以懈賊心一俟所到官兵約敷應用卽約南路一同迅進使其猝不及防自必勢如破竹加以各路官兵合力夾攻小金川地方諒能迅速克復臣斷不肯託持重之名稍有因循遲滯

公又奏言自今春進剿以來三路合攻本有可成之局而當噶爾拉一路尤覺易於得手特因木果木後路防範稍疎金川賊番出我不意指使小金

川人各歸故地據其碉寨已成反客為主之勢且
搶掠站糧以資口食因得截斷後路肆其猖獗僉
非賊人力量直能如此況賊衆數未盈萬自去年
攻勦以來傷損不少番人亦厭兵已甚此次所得
礮位火藥糧石雖足以供守禦而人數究不能增
若使厚集兵力分路僉進賊自難於支應其餘要
隘慎密周防又使其無從窺伺卽不能定以時日
自可望成功蕆事況賊酋以內地土司敢於如此
猖獗我
皇上籌辦小金川時本無意於兼辦金川歷來所奉

諭旨具在實可上對
蒼穹並非好勤遠畧乃逆酋助惡幫兵鴟張日甚以人心
天理揆之亦斷無不滅賊人之理 臣 身肩鉅任如果深見其必不能辦糜餉勞兵終歸無益何敢徒爲誇大之辭僅思塗飾目前而不爲日後奏功之計惟就愚昧之見實心殫力將派兵分路各事宜通盤籌畫實可必於有成以勉副我
皇上委任至意均奏入
諭曰據阿桂奏稱當噶爾拉退兵時若轉戰而出官兵不無傷損是以將計就計先守各隘令官兵徐徐撤出等

語阿桂在當噶爾拉軍營賊方猖獗卽與鏖戰亦屬有損無益阿桂能整暇退兵全師而出事勢如此並不以其不戰爲怯也又據稱資哩一寨從前旣未駐兵今忽有大兵往屯其地賊疑卽日進兵益促其預備之謀自當揚言於衆使互相傳播以懈賊心一俟所到官兵足敷應用卽約南路一同進攻使其猝不及防庶易得手等語所見甚是自當如所計而行似此籌度合宜朕實爲之嘉許此卽阿桂所見周到處朕所以倚任阿桂亦卽在此又據稱索諾木回巢之日仍挈僧格桑以歸等語殊不足信昨據金川脫出之番人琳心摩供稱索諾

木合僧格桑仍駐美諾之說似較近理索諾木既藉僧格桑之力潛為小金川地方號召降賊背叛盡佔其舊時巢穴且侵擾木果木軍營索諾木將一應軍器等項運回金川其所得已為不少若僅攜僧格桑以歸即反覆無常未必能驟變若此而僧格桑及其頭人方且得志驕矜未嘗不萌復振舊巢之念亦未肯遽行受制金川聽其驅遣即小金川番衆亦必戀其舊時土舍不肯甘為金川所轄索諾木若竟違衆併吞將僧格桑拘住金川安得有如許大力量是僧格桑仍在美諾之分數居多阿桂進兵收復時務將各路堵截使逆酋無從竄

逸然後進攻美諾將僧格桑擒縛獻俘誅磔再行集兵進勦金川則士氣更揚而軍威益振斷不可為僧格桑已回金川之言所惑疎於布置至所稱逆酋如此鴟張揆之天理人情斷無不滅惟有實心殫力通盤籌畫必其有成等語覽之稍為慰懷惟望阿桂堅持此心早得勝算迅奏膚功以膺茂賞

二十三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此次收復小金川惟在籌備齊全一有舉動即如破竹始可振軍士之心而寒賊酋之膽今小金川之地皆有金

川賊人據守攻小金川卽所以攻金川不得不將所調新兵約計可數分數之用遄行進取今六月中先到西路之黔兵現存一千二百餘名其成都駐防五百名亦僅到二百名現除新到續調之黔兵一千名外其餘新調各省官兵應赴西路者五千名此時尚無一起前出桃關西路舊存之兵頹靡已極全不足恃其南路非俟新調官兵到日亦難舉動而應赴南路兵內雲南陝西二千始從成都起程臣等竊思若如上次進剿由資哩而鄂克什而路頂宗明郭宗節節進攻則逆酋只須數百

賊番據守以少兵而阻我多兵轉致稽延時日是必當於一路之中為分頭並入之計方易得手況小金川道路情形各侍衞章京鎮將等攻勦一年均經熟諳而賊人力量不過支禦當前一面其餘可進之路未必均能據守臣等原不必俟旗兵到齊惟在所到各兵足敷應用則如美美卡木蘭壩鄂克什以及附近本布爾桑岡之瑪爾廸克貢噶等處派兵指定處所分頭齊進將所有形勝地方同時佔據又先與南路及綽斯甲布尅期同日進攻庶賊酋顧此失彼無從抵禦一經克捷賊勢必

成尾解小金川地計日可平臣等與熟習帶兵之員幷可信之土弁土目詳悉熟籌衆議僉同皆謂與其少兵前進轉爲賊番所阻不如兵力稍齊足資分撥尅日僉舉則雖進兵稍遲而收功自爲迅速奏入報

聞

二十九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富德奏言自兩賊酋滋事以來臣阿桂卽將如何克復小金川之處通盤籌計但道路情形雖知梗概而於西路現在

形勢尚未周知是以先將大畧奏
聞茲臣阿桂前抵日隆詢之明白鎮將及土弁土兵等具得其詳與臣色布騰巴爾珠爾臣海蘭察臣富德詳悉籌計其鄂克什一處固係進兵大路而南路翁古爾壟思紐等處險要現在為我兵佔據若南路官兵先抵美諾則鄂克什之兵無難會合或鄂克什之兵攻至美諾則南路之兵亦能直進但鄂克什一路南北兩山皆須分翼並進始足以分賊勢其南山之瑪爾廸克本布爾桑岡兩路當臨時斟酌情形分兵前往而北山別斯滿一路之兵更

不可少查由別斯滿一帶前抵底木達布朗郭宗共有上下兩路雖俱險峻多雪但訪聞上路冰雪最大其下路尚屬可行此處進兵如能先抵底木達等處則酌留官兵駐守而大兵從東而西會攻美諾三面合勦賊酋必不能支若西南兩路之兵先克美諾則徑勦底木達等處亦更勢如破竹美諾及底木達等處一定則分勦大板昭曾頭溝等處盡皆迎刃而解小金川之地不難收復其大板昭一路雖未嘗不可進兵但以小金川地界論之自約咱以至翁古爾壟思紐官兵自南而北深入

賊境一百餘里功已過半是以仍當從此進攻者由大板昭前進則自北而南距底木達布朗郭宗尚有一百數十里且至美諾又一百餘里多分兵則無兵可分少分兵則又不能前進自不如從鄂克什別斯滿等處合力進攻得一處即可橫截其間使賊酋首尾不能相顧至此次所調滿漢官兵內除雲南陝甘及西安駐防共三千名先入川境

臣前已飭令飛赴綽斯甲布軍營以供豐昇額應用其外雲南兵一千陝甘兵一千荊州駐防兵一千京兵五百名及黑龍江吉林兵各五百名共四

千五百名擬撥赴南路軍營查南路本有滿漢兵共一萬二千數百名今復撥派四千五百名共有一萬七千餘名再加以各處土兵于分防分勦之處自爲充裕其西路現存兵共一萬二千餘名當驚潰之餘多不足恃今除已到之貴州兵一千名外再添西安駐防一千名湖廣兵四千名京兵一千五百名黑龍江索倫兵一千五百名吉林兵一千五百名共九千五百名合之原有之兵與西路舊日兵數僅能相等再查自別斯滿前抵底木達布朗郭宗計程一百數十里此路進兵亦必得七

八千以上則聲勢壯盛始能得力仰蒙
聖諭以爲必需添足兵數不妨卽行奏聞發往但目下進兵緊要卽新調各兵陸續到營尚不免有需時日若再添調更屬緩不及事卽如察哈爾兵丁與額魯特相似以此間地理揆之不能得用自應停其調撥且此次既有滿洲索倫等兵實可得濟臣等謹就現在各兵合以各路舊存之兵並備調各處土兵酌量派撥督率前進以期迅復小金川之地至克復之後辦理金川所有西南兩路滿漢各兵自應通盤籌計分撥或有必須增兵之處當一面

進攻一面奏請亦可無誤至臣阿桂屢奉
諭旨以目下收復小金川自以西路爲要西路中又兼鄂
克什別斯滿兩路今臣阿桂卽同色布騰巴爾珠
爾在西路進攻令富德前往南路同明亮進勦臣
阿桂色布騰巴爾珠爾謹遵
旨卽同在西路督兵以冀尅期收復臣富德卽於十五日
馳赴南路與明亮公同商辦合力進攻臣等總惟
視三路如一路合數人如一人和衷共濟以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再臣阿桂遵
旨令五岱前往宜喜茲於本月初九日已令起程

公又奏言查兩賊酋罪孽貫盈惟有整兵申討一并剿除此外實無他計惟是此次各處失事皆因金川㗭使僧格桑煽惑降番所致若能設法誘出僧格桑則小金川之人已無主使其地更易於掃平惟是賊酋狡詭異常非但斷無招致之理若稍存遷就亦必爲其所輕仍不肯遽行縛獻然以現在形勢而論南路之兵既已扼守要隘西路布置亦漸周密而綽斯甲布軍營又未移動且大兵接踵前來

天朝力量之大賊所素知而逆酋等正當侵掠充足之後

各思坐享安居其拾死打仗之心亦已稍懈此時畏懼大兵再進因求自解免死之端實爲情所應有若能於未進兵之前誆出僧格桑固可剪其黨羽卽使賊酋稍存觀望未卽臨時擒獻而賊心已懈一面言語相通使不爲備一面俟兵力稍齊奮迅直進亦必易於攻克至賊酋罪大惡極擢髮難數卽將僧格桑獻出尚當索其七圖安都爾蒙固阿什噶等大頭人與其印信號紙倂飭其退還從前所佔各土司之地卽使

天朝仗義執言賊酋一一聽命而旣還所侵之地則賊勢

益弱誅滅更屬無難況逆酋如此狓惡聲罪致討
何患無辭且久為眾土司所深恨即使諸事遵依
之後仍復加兵眾土司等方幸永除後患亦斷不
以為
天朝失信即去歲哈國與誑取鄂克什木蘭壩美美卡眾
土司方以為用計甚善並未聞以失信為言即其
驗也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分路分兵收復小金川一摺既已妥酌撥
定亦可照所議辦理但朕意以收復小金川尚非難事
似當於各省綠旗兵到後先行分派進攻不必俟京兵

等到齊再辦今阿桂所分兩路兵額已將京兵及吉林索倫兵俱經按數撥定是其意必須京兵全到尅期進兵自係因西路現有之兵爲不足恃不得不藉新兵之力但索倫後隊于九月望間始能自京起程若俟全數到齊非至冬月中旬不能進兵此時不過收復小金川似無須如此紆緩今伊既詳爲分派自必胸有成算只要迅速成功其進兵遲早原所不計至收復小金川雖屬目前先務及小金川平定之後即須進勦金川所有一應機宜尤須早籌勝算臨時方能整暇今於收復小金川並無一語提及金川豈不知預操全局可得乘勝

直入之利乎又另摺奏稱賊酋狡詭異常非但斷無招致之理若稍存遷就必爲其所輕等語所見甚是總之金川擒獻僧格桑一事無心任之則可有意求之則不可借此以先戮僧格桑剪其逆黨則可因此欲完兩金川之局致貽後患則斷不可且索諾木侵佔各土司地境黨逆拒命罪惡貫盈近復有擾害溫福軍營之事大兵聲罪致討不患無辭阿桂既見及此切不可稍涉游移之見惟望切實妥辦佇聽捷音

公又奏言查此次木果木失事各營兵丁有潰散者有潰逃者不可不分别查辦當賊番猝至失措

張皇紛紛驚避迨至收集之時其人尚在者此潰散之兵也其任意奔馳混雜於稠人之中私行竄匿乘勢遠逸以致尋覓無蹤者此潰逃之兵也查兵丁在營脫逃已當立置典刑況因潰而逃希冀遠颺其心更不可問於法實所難寬自須一律嚴辦用昭炯戒若海蘭察前後兩次沙汰遣回兵三千二百餘名不特在日隆遣發者俱有照票即在美諾鄂克什遣發者亦皆給有驗票可憑 臣 查閱原冊均註明傷病字樣與驗票內填註相同此項兵丁有在木果木失事以前即受傷病者有於潰

出之時受傷病者俱仍各歸本營但因其傷病疲
弱留軍營徒糜糧餉是以飭經驗看遣回並非潰
逃者可知至潰逃之兵當下並未歸營其姓名既
無從稽考現在雖不能指名嚴緝然海蘭察所奏
未出兵丁三千九百餘名必即在此數內如海蘭
察奏請正法之陝兵王正元即係自木果木潰逃
列入未出數內者其明證也臣現將未出兵丁清
冊移交督臣富勒渾文綬等轉咨各省地方如查
得未出冊內有名而身無驗票者係潰逃之兵一
經盤獲立予正法即人數較多不得稍為寬貸至

於潰散之兵雖與因潰而逃者有間但正當攻勦緊要之時竟敢不顧主將閧然潰散其情亦爲可惡現既無從查出首先潰散之人卽當查出首先潰散之隊查六月初十日木果木之失事皆由於德爾森保之營盤失守當額森特帶兵往援特祗見德爾森保同副將多隆武尚在山梁各兵早已不見是此日首先潰散係德爾森保所帶之兵此項兵丁自當嚴行懲治以儆其餘查德爾森保等統領兵丁內除都司柯藩所帶三百十六名係俟温福出來時隨後撤出其餘潰出而仍歸本營者

二百五十九名此項潰而復集兵丁雖以傷病疲
弱沙汰遣回但查係首先潰散之隊自不應令其
優游回籍臣現令造冊移知署督文綬將該兵等
概行遵
旨發遣不使倖逃法網蓋軍法貴乎嚴而明今同一潰散
之兵不分其情罪輕重惟以傷病之先後爲分別
是幸而未得傷病者可以脫然事外不幸而帶有
傷病者轉當遠戍邊方於情理尚未允協以臣愚
見自應首嚴潰逃次嚴先行潰散各兵等見軍律
分明方足以服其心而奪其膽至兩次沙汰之三

千二百餘名內其有傷病稍愈之數百名懇請仍赴軍營効用是該兵等各懷雪恥之心尚有天良況伊等久在行間此次新募之兵究屬遲來臣已交護軍統領喜寧提督王進泰等詳加驗看將此項傷病已愈兵丁行文文綬辦給軍裝器械仍令來營以資調遣此內如有德爾森保隊內潰散之兵仍行扣出雖懇赴軍營亦不准免其發遣其餘傷病遣回原營原省兵丁既非德爾森保潰散之隊自應驗明遣回但究係曾經潰散亦不便與從前遣回之傷病兵丁一體辦理該兵丁等回營之

後如傷病已愈尚可差操者仍令其入伍如其殘
廢不堪即革去名糧不得稍存姑息以勵兵心而
彰
國憲奏入
諭曰阿桂奏沙汰傷病兵丁分別治罪一摺所稱木果木
失事兵丁當分別潰散潰逃二項如查得未出冊內有
名而身無驗票者即係潰逃之兵盤獲立與正法自應
如此辦理至稱潰散各兵無從查出首潰之人當查首
潰之隊係德爾森保山梁之兵潰散最早現據知文綬
等概行發遣所辦亦是著文綬等即照阿桂所議嚴行

分別查辦毋使倖逃法網惟所稱傷病遣回兵丙查非德爾森保潰散之隊該兵等回營後如傷病已愈尚可差操者仍令其入伍等語未為允協此等傷病兵丁其在木果木失事以前者自係舊時打仗受傷至失事後沿途傷病之兵即係奔潰而出者縱或因其傷病不為發遣亦當汰回本籍革退名糧即有子弟亦不准頂補已屬格外寬典豈可仍令其入伍當差虛糜糧餉着文綬等分晰嚴查妥辦俾無枉縱

九月初二日

諭曰奎林至詢及阿桂在當噶爾拉撤兵事所言甚詳阿

桂於此事措置得宜從容中度可謂善於經理至賊酋索諾木屢次差人投稟并差賊目丹巴沃雜爾來營欲求官兵讓出阿桂因將計就計全師而出所辦必當如此彼時賊意欲官兵撤至章谷阿桂若漫無見識輕率遠退舉二年費力攻得之地盡行棄去卽不能無罪今退至思紐翁古爾壟旣有要隘可據後路可守整兵再進收復小金川倘有可憑之勢是阿桂此次退出所係甚重朕前此爲之日夜懸望及聞其旣出不但不以爲非且深爲嘉慰至現在收復小金川自較易辦而將來進勦金川不免稍難今年所得之嘗噶功噶及宜喜三

路俱屬仰攻費力只可存為牽綴賊勢之用或于丹壩三雜谷正地等處另覓妥捷之路諒未必俱屬險要難以施攻即或亦有險仄之徑其後路皆土司地方不至如功噶噶等之應防及意外也

初六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此次攻勦小金川賊番出碉抗拒時畏懼弓箭較之鳥鎗尤甚今蒙

皇上添派健銳營火器營吉林黑龍江索倫等兵均係素嫻弓箭又由武備院撥給箭枝攜帶來營臣等仰

仗
天威殄戮逆番指顧可俟但軍裝不妨多備查從前解赴
滇省永昌等處之箭約尚存有三十餘萬枝若就
其中挑選十萬解至成都收貯遇有需用就近調
取更爲便易 臣 已行文彰寶令其奉有
諭旨即派妥員解送成都查收備用奏入報
聞
公又奏言征剿兩金川現當軍營轉關之際首應
鼓勵衆心使之知愧知奮以新兵協同攻剿又以
旗兵爲之表率再於初次攻剿時獲有利益以振

其氣則衆志奮揚可望得力至金川賊番現據有小金川之地或疑其加添兵力不知小金川誅殲之後所存人戸無多而金川屢次攻剿之餘傷損亦復不少即使併而爲一人數斷不能增且如去年南路攻至達烏西路攻至資哩金川幫兵節節死守而仍不難於深入是兩金川即已合併亦無可慮雖其所得之糧足供一二年之食而攻滅之機亦不在此去年進剿小金川時據脫出拏獲番人均稱年歲歉收口糧不繼及攻克僧格宗美諾之後見官寨內尚有存糧可見賊番不能守禦之

故實因大軍直入勢同㕀穽亦非由于乏食惟是前次進攻官兵營卡俱逼近碉座以便乘機攻撲今賊人所得礮位除頭二三號大礮度不能移動外其四五號礮位運來施放則官兵營壘即有難於逼近之勢但攻勦隨地換形臨時又當設法籌辦誠如

聖諭事在人爲斷不可畏難中輟臣察看金川怙惡情形實已天怒人怨勢必滅亡惟在各路統兵之人慎重辦理務使士氣不傷而兵心固結自可必其成功今臣體察情形逐一悉心核計其事實非無把

握斷不敢徇衆人之見或致稍涉游移

諭曰阿桂覆奏籌度進勦金川一摺稱體察賊情逐一悉心核計其事非無把握等語阿桂果有成算實屬最善惟望勉力爲之

十三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查劈山礮位一項既便攜帶而施放仍可及二三里外最爲軍營利器今軍營所存僅有數位業將前此運存臥龍關及已壞而尚可修補者均飭該處員弁挑驗修理共計不過十餘位實不敷用聞省城有能造

勢山駿位之匠臣阿桂已飭限一月內鑄成二十位速送軍營應用以後隨得隨運其餘軍裝軍械經兩督臣飭辦不致有悞進剿其分派綽斯甲布一路官兵除在前之西安駐防及滇省官兵已於八月內由桃關前赴軍營陝甘官兵一千計目下亦當由省起程其應赴南路之滇兵一千陝甘兵一千亦於八月二十二十一等日前赴軍營至應赴西路之兵湖南頭二起一千名已來至日隆其餘各起亦可接踵出口至京兵及後起西安滿兵均陸續抵省荆州滿兵據報亦已入境臣等行文

文綬如西安駐防滿兵尚未自省起程即將京兵
料理令其先赴西路以資攻剿奏入
上嘉之
公又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查兩逆酋
自侵擾木果木等處以後索諾木旋帶僧格桑回
巢 臣阿桂在南路時已據土弁土兵等探聽具稟
今抵西路已來其脫出漢土兵丁雖亦有僧格桑
仍在金川之語尚未確切今脫出屯練阿爾嘉自
被拘之後因能治病索諾木攜以往來所有僧格
桑前往噶拉依後復至勒烏圍之處均係得之目

擊此時僧格桑又在何處該屯兵尚未能知誠如
聖諭與其逆酋之詭罪縛獻何如衆兵之乘勢擒加之
寸磔方可雪憤紓恨至西路先截底木達布朗郭
宗及大板昭一帶險路勿使僧格桑由美臥溝逸
出南路先截科多新橋等處勿使從喀爾薩爾潛
逃查從前西南兩路進攻功噶昔嶺木果木當噶
均駐大兵僧格桑若欲往來必由美臥溝今自美
諾東至大板昭西至僧格宗科多與金川相接可
通處甚多僧格桑即由美諾地方竄入金川已不
必定由美臥溝及喀爾薩爾等處但　臣　等即日進

兵不獨務爲俘獲逆匪之計即其頭人番衆凡有可以邀截擒戮者皆當相機設法以防免脫臣悉心籌計知會明亮等一體相機截擒不使復能喙走奏人報

聞

二十日

公奏言接奉

諭旨令臣詳議何路進兵查分兵申討務期得用若不詳細籌酌徒分正路兵力于事無益今南路本係臣領兵攻擊之處情形俱所深悉至西路喀爾薩爾

一帶臣前此亦曾經過現同色布騰巴爾珠爾等
與從前到過此路之大臣侍衛章京詳細詢問衆
土司頭人等亦知大概查喀爾薩爾在功噶爾拉
之前必須由牛厰進攻其地險峻異常難于搶佔
且春冬雪大不能行走亦必自山腿下至山溝再
登兩邊之山方能佔據若將此作為正路進兵似
覺稍難至於木果木以西山勢俱極險惡衆兵自
下仰攻徒為費力此外如巴旺一路亦可進兵又
須添兵安站恐難接濟再美臥溝係在木果木北
其地雖通勒烏圍而深林密箐谷口狹隘險處甚

多大兵難以越過且後路綿長官兵未能接續此西南二路之大概情形也至綽斯甲布一路何處可以進兵臣已問之豐昇額等尚未明晰查覆又臣詢問熟識此處路徑之土司頭目據稱小金川西北有谷噶山梁從此而下可達勒烏圍其道路尚可前進等語此等地方該土司等雖爲熟諳猶恐所言未甚確鑿現又調三雜谷明白頭目數名來至日隆再行詳詢幷俟豐昇額覆到將分爲幾路如何約定進兵之處另行具奏奏入報

聞

二十八日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奏言臣等自赴日

隆以來屢有賊番呌喊茲又據頭人丹巴沃雜爾

具稟于副都統額森特稱南路甲爾木真登梅列

官兵離我地方太近實在畏懼懇求撤出額森特

諭以汝等在當噶爾拉原稱土司求撤出官兵情

願贖罪如今汝土司並無贖罪之處如何言此丹

巴沃雜爾又稱僧格桑是土司一家如今將伊因

禁受罪將軍大人等可以遣人來看額森特復諭

以僧格桑罪惡重大斷難饒宥汝土司如何代替

乞恩以後不必再來具稟嗣於九月初一日丹巴沃雜爾仍在卡外稟稱我土司們要想贖罪將僧格桑獻出但此事亦甚難辦額森特又諭以此是汝土司自圖贖罪之事只想如何與汝土司有益即速辦來初二日賊復有要想贖罪欲來請安之語初九日又據賊稱大人如要僧格桑可差人賚藥來將伊藥死我等即將其屍交給等語 臣審察賊酋之意惟恐將僧格桑縛獻軍前僧格桑心懷怨毒必將索諸木莎羅奔等從前造謀助惡之處悉皆供吐是以俟藥死獻出又或借稱藥死即可

將面目相似之人希圖掩塞而懇差人前往則其
居心叵測更屬狡詭可恨且臣等兩次合額森特
傳諭原以丹巴沃雜爾係索諾木等管事之大頭
人若能誘出擒拏先足以喪賊酋之膽今賊目防
衞甚嚴無從下手此時雖不必遽行痛斥以絕其
望亦不可再通言語以爲所輕臣等飭令毋庸給
與回諭至今已經數日賊雖呌喚如前并兵等俱
置之不理現在各處所調勁兵陸續到營臣等惟
有密籌收復大局奮迅進攻如莎羅奔岡達克尚
在美諾必期設法擒拏斷不使遂其緩兵詭計至

賊酋如此狡詭除剿滅之外斷無他議臣　現在將
其鬼蜮伎倆詳悉宣示並以激各官兵憤恨之心
為必滅金川之計
公偕色布騰巴爾珠爾海蘭察又奏言查木果木
失事後出來兵丁雖有八千皆衣履單薄今各山
梁早已下雪不足禦寒前次移知督臣製辦軍裝
軍械而軍械到者不過十之五六軍裝到者不過
十之四五此等潰出兵丁既難倚使而現在到營
新兵止有滇兵一千湖南兵二千京兵六百名西
安駐防兵七百五十名共計不過四千若遽行督

幸進攻即得一碉一卡斷難乘勢深入臣阿桂屢經密詢各土司頭人皆稱必須厚集兵力足敷分路奮迅進攻始爲有益而稍知地勢賊情之領隊大臣侍衛鎮將所言亦係如此此時惟俟吉林兵一到即可同時並進一處得手則處處迎刃而解並非必俟索倫兵全到致多紆緩至平定小金川後即須進勦金川所有道路情形自應預爲籌計但除西南兩路外所有毗連金川地方臣阿桂均未親歷尚須虛衷訪詢實不敢言已有成局僅爲一時塞責之舉況草率定議萬一更有窒礙之處

必致另籌攻路而大兵既至其地即難輕撤又必留兵駐守徒費兵力終無濟于實事前已節次奏明現在悉心體訪一得妥捷路徑即奏請

聖明指示至掃蕩小金川之事或先得美諾或先得底木達布朗郭宗或視賊酋及大頭人所在統兵截殺與夫合剿合攻度大兵所到之境未必即係進剿金川之路但攻到地方皆已設有糧臺收復小金川後只須照所定之路添設數臺即能遞進並無另起爐竈之煩均奏入

諭曰阿桂等奏金川大頭人丹巴沃雜爾屢次在卡外吁

賊求見額森特金節具稟辭等情賊酋狡惡愈甚其始
求將甲爾木等處官兵撤退金爲僧格桑求情繼稱土
司等要想贖罪金欲前來請安信口支飾譸張爲幻後
廼稱遣人賫藥前往將僧格桑藥死付出其屍如此悖
誕實堪髮指而懇派人前往金思藉此誘戕羈留其叵
測更爲可惡且金川土司平日見內地文武官弁皆叩
頭盡禮今此兩次所具之稟直斥爲你我尤屬毫無忌
憚阿桂等自當切齒痛恨所稱賊酋如此狡詭除一併
勦滅之外斷無他議等語所言甚是必當堅持此心又
奏收復小金川惟俟吉林兵到來即可同時金進亦祇

可如此辦理阿桂等惟當努力進攻不宜稍緩僉于勦復美諾底木達等處時務將僧格桑及七圖安都爾蒙古阿什咱僉莎羅奔岡達克及其頭人丹巴沃雜爾一併擒獲斷不可聽其仍竄回金川方爲妥善至收復小金川之後進勦金川其勢實難中止且就現在賊酋情形而論亦斷無不能乘機攻克之理設或存得半而止之見無論費用不能全省且賊人萬一擾至打箭爐附近地方又豈能置之不辦與其另起爐竈何如趁勢直進之爲一勞永逸乎阿桂等惟當力持定見迅奏膚功竹膺茂賞